

January 1941

元曲的楔子

Chonghan WU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吳重翰(1941)。元曲的楔子。《嶺南學報》，6(4)，74-89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6/iss4/4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元 曲 的 楔 子

吳 重 翰

元曲有楔子。元人製曲，每本凡四折，此爲一定原則。¹ 但所敘述的故事，尙有其他餘情，須穿插在劇中，而不便於在四折中敘述的，於是別爲一小節，加插於劇前或四折之間的，稱做楔子。

說文云：‘楔，櫛也。’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於櫛字下注云：‘木工於鑿衲相入處，有不固，則以木屑固之，謂之櫛，櫛，亦作鉗。’

楔與櫛義同。木之相入處，有不固，則以木屑固之，謂之櫛，亦謂之楔。今元曲於四折之中，其意義若仍有未圓滿之處，則用楔子補述之，而使之圓滿的。王國維曲考謂：‘四折之外，意有未盡，則以楔子足之’是也。似此，我們可以說，元曲四折的戲，才是正戲，是戲的重要部分，楔子的戲，便是閒戲，或是穿插的戲，是戲的不重要部分。

元曲未必本本皆用楔子的，據元曲存於今者，用楔子的約占半數。

1. 紀君祥趙氏孤兒凡五折，此爲僅有之特例。鍾嗣成錄鬼簿於張時起賽花月秋千記下注‘六折’二字，可見亦有六折一本的，但秋千記失傳，無從考證，未審是事實否。

因為楔子究屬閒戲，可以不用，便不用了。元曲既以四折為原則，則楔子實為多餘的事物，既屬多餘，可免則免，除非有不得已，然後用之。不過元曲用楔子的既占了半數，可見得用楔子已是元人作曲一種普通的習慣了。元人所以有此種習慣，蓋由於元曲每本凡四折的體制問題所拘束的原因，俟下文再詳之。

元曲的楔子，加插在劇前的居大多數，加插在第二折前的次之，加插在第三折前的又次之，加插在第四折前的為最少，僅有伍員吹簫，隔江鬪智與介子推三劇而已。是則楔子宜於用在劇之前端，而不宜於用在劇之後頭。因為一個戲的開始，劇情逐漸展開，可以加插些閒戲，若到後來，劇情漸入緊張，就不宜於有閒戲了。

而且楔子因為多數加插在劇前，於是竟成為一個戲的引子的意思，所謂引子，就是先以簡約之言說明戲中所表演之故事也。這個又可以稱做引端。後來小說的引端，亦稱楔子，就取探這個意思。金聖歎謂：‘楔者以物出物之義，謂以此事楔出彼事也。’（批水滸）然金聖歎所論的，是小說的楔子，而非元曲的楔子。元曲的楔子，究竟在於‘木工於鑿枘相入處，有不固，則以木屑固之，’之義。

元曲每本以用一個楔子為最普通，但亦有用兩個者，如馬陵道，抱粧盒，羅李郎三劇皆用兩個楔子，不過用兩個楔子，可以說是特例。用楔子已與四折的原則有所未符。若是用了兩個，則更不相符了。所以元曲每本至多亦用兩個楔子，若用兩個以上則沒有了。用得過多，便與四折的原則愈離愈遠，恐怕不是‘當行’。

馬陵道三劇第一個楔子，皆加插在劇前，第二個楔子，馬陵道與羅李郎加插在第二折之前，抱粧盒加插在第三折之前。

元曲中用兩個楔子，大概總為元人所避免的，名作家似不肯出此。

馬陵道，抱粧盒爲無名氏作，羅李郎爲張國寶作。鍾嗣成錄鬼簿列張國寶入於‘前輩已死名公才人’一欄，²但涵虛子太和正音譜不著錄其人，想未必是‘名公才人’。羅李郎一劇也未見得很高明的。馬陵道與抱粧盒亦無特殊出色，其用楔子處又有點勉強，分述之如下：

馬陵道，第一個楔子述鬼谷子習文習武，善曉兵甲之書，能辨風雲之氣，在雲夢山水簾洞修行，有兩個徒弟，一個是龐涓，一個是孫臏。孫臏有德有行，龐涓絕恩絕義。鬼谷子召見二人，試其機智，然後遣之下山。龐涓氣色好，先遣龐涓。臨行，孫臏送他一程，但龐涓心歪，欲害孫臏。

第一折，魏公子收龐涓爲將，戰齊有功，封武陰君，掛元帥之印，因舉保孫臏，謂他有鬼神不測之機，文武兼全之具。孫臏因此得晉謁公子，加爲四門都教練使。龐涓性本妬忌，爲着孫臏排陣與公子看，龐涓不識，妄來破陣，被擒，龐涓益妬孫臏。

第二個楔子，鬼谷子悉知孫臏氣色不好，一去必有災難，爲設壇場，看其休咎，知道孫臏將有別足之災。龐涓設謀，謂孫臏有反亂之心，擬藉此殺之。

第二折，魏公子信讒，以爲孫臏真個謀反，下令設法場斬首，以龐涓爲監斬官。孫臏謂腹中有六甲天書，不曾傳授與人，若有人救了他的性命，便傳寫與他。龐涓乃僞託公子命，刖其足而不殺之，欲其傳寫天書也。

2. 據錄鬼簿張國寶，大都人，卽喜時營教坊勾管，有雜劇漢高祖衣錦還鄉，薛仁貴衣錦還鄉，相國寺公孫汗衫記三種，但未錄羅李郎一劇。王國維錄鬼簿校注於張國寶下注云：“案元曲選，太和正音譜，均作張國寶。”

第三折，卜商入魏進茶，欲拯救孫臏，雪六國之恨。孫臏偽作瘋子，吃饑糜，得免龐涓之妬。卜商從中救拔之，往齊。

第四折，孫臏入齊爲軍師，以增兵減竈之計，會合各國兵馬，擒龐涓於白揚峪樹下。別龐涓兩足，以報前讐，後並斬之。

此劇因要兩次寫鬼谷子，所以用兩個楔子，但第二個楔子不用似也無妨，因爲既說出孫臏有別足之災，則知後來孫臏必會別足，劇味便淡然了。

抱粧盒第一個楔子，殿頭宮傳使陳琳宣示六宮妃嬪，到御園尋訪金彈。

第一折，聖駕與陳琳等遊御園彈諸禽百鳥，彈子彈去，李美人拾得金彈到御前進獻，美人得幸。

第二折，李美人生得一子，劉皇后命宮女寇承御往西宮殺之。承御爲着宋朝乏嗣，不忍下手，適遇陳琳，共商計策，拯救太子，將太子放在粧盒內，擬送到八大王處。

第二個楔子，陳琳抱粧盒把太子送到楚王趙德芳，即八大王處來。

第三折，楚王領太子見駕，太子已十歲了。劉皇后一見太子，酷似李美人，想起十年前事，因召寇承御追問前由，行杖受罰，並召陳琳來作行杖者。寇承御終不肯洩漏其事，自撞金塔而死。

第四折，又過十年，太子承帝業，號仁宗，召陳琳來述前情，陳琳一一從頭道出。

此劇情事頗爲曲折，富有戲劇化，惟第二個楔子，誠可不用。陳琳抱粧盒把太子送來一事，可在第三折由楚王口中說出，亦非常順次，免得又多出一個楔子了。或者謂：第二個楔子與第三折所演之事，時間相距十年，豈可混而爲一？但由楚王追述前事，於事理亦甚合的。

羅李郎，第一個楔子，述蘇文順與孟倉士上朝取應，沒有盤纏，文順將其女定奴，倉士將其子湯哥，交與結義兄弟羅李郎，質當些少盤纏，上朝取應去。

第一折，二十年後，羅李郎將定奴配湯哥，成爲夫婦，生下一子名受春。湯哥飲酒爲非，不依公道，致酒家來討酒錢，樂人來討樂錢。羅李郎着其斷酒，殷勤告誡，如今始知道爲他人養兒女的煩惱。家僕侯興告湯哥，說他不是羅李郎的親生兒子，湯哥於是想上京尋其父去。

第二個楔子，羅李郎知道湯哥上京，囑侯興快尋回來。侯興想着要定奴做老婆，反叫湯哥上京，回家是死的。

第二折，原來侯興給了湯哥兩定假銀子，湯哥向銀匠找換時，被銀匠看出，謂湯哥使用假銀子，攜去見官。侯興回來僞報湯哥吃油燻骨朶兒，就脹死了。後來侯興竟扯定奴走了。

第三折，蘇文順遷尙書左丞之職，聖人命勅修相國寺，湯哥有罪，罰在相國寺做工。羅李郎往尋湯哥，在相國寺遇之，得悉前因，乃侯興弄的詭計，羅李郎救出湯哥當了甲頭。

第四折，侯興拐出受春，買了蘇文順當小廝，犯罪被吊，湯哥來認，也被吊。羅李郎因謁蘇文順，盡說前情，孟倉士又來會，各人甚喜。侯興爲賊，與定奴同被捉到，定奴與各人團敘，侯興送法司問罪。

劇情甚爲瑣碎，第二個楔子更覺畫蛇添足，儘可歸入第三折，不必多出此贅疣。爲着要謹守元曲四折的原則，楔子當然是不能多用的。用得多了，則結構上鬆散，劇情也因而受影响了。好在元曲至多用兩個楔子，還未曾用到兩個以上，亦曉得元人對於四折的原則也是樂意謹守的。

不過話又要說回來，元曲四折一本的體制，究竟不能說是盡善盡美的。一本硬定四折，對於劇中故事的敘述，當然有許多不方便或限制的地方，而且事情未必事事只用四折便可以圓滿的敘述出來的。元曲所以要用楔子，因這個原故，由一個楔子用到兩個，也因這個原故。只因為元人還要守着四折的原則，否則恐怕會用到兩個以上的楔子了。所以元曲四折的原則，不能永久的維持下去，到了明代便要變了。明代的傳奇每本由四折變為三數十齣，齣數又無一定的限制，每齣的戲又不似一折的那樣繁重，有時簡至用一兩個小令便作一齣，這個與楔子的性質可以說是沒有甚麼分別的了。所以楔子到了明代的傳奇便沒有存在的價值，已屬不需要的東西。

元曲的楔子，往往用科白甚多，如陳州糶米，東堂老，冤家債主等楔子，竟用至二三千言，大抵每本戲的故事多利用楔子的等開篇幅來說個明白的，或者戲的故事若不便於在四折中敘述，而又無甚戲劇化的情趣的，又往往假楔子來交代清楚，以便於四折中正文的戲的敘述。楔子的科白，多放在唱曲之前，在唱曲之後者則殊少。每個楔子，普通是先說了一大堆科白，然後唱曲，唱曲完了，這個楔子也跟着完了。除非有特別須補述的事情，然後在唱曲後補述之，在唱曲後的科白是不甚多的。

何以楔子的科白多在唱曲之前呢？這大概因為一個戲在開場的時候，不宜於立即就唱曲，先用科白，在開場的不重要的時間來敷衍一下，然後開始唱曲的。但在明人的傳奇裏便有些不同，傳奇則必以唱曲開場，而絕不用科白，可是元曲則必以科白開場，而絕不用唱曲。假如那本元曲是沒有楔子的，它在第一折開場的時候，所用的科白必很多的。

楔子的唱曲，只用一個或兩個小令；因為楔子不在乎唱曲，而在乎科白，所以唱曲便很少，僅用一兩個小令而已。所用的小令，必是仙呂賞花時或端正好。如用兩個小令，則第二個必為么篇，如第一個是賞花時，則第二個是賞花時的么篇，如第一個是端正好，則第二個是端正好的么篇。似此，則楔子實在只用一個小令罷了。賞花時與端正好皆屬仙呂宮，陶宗儀輟耕錄載燕南芝菴先生唱論，論之曰：“仙呂調唱清新綿逸。”³仙呂的曲子是‘清新綿逸’，這種曲子最適宜於戲劇開場時或是過場插曲時所唱的了。戲劇開場時或過場插曲時，當然不需要那種緊張或沉重的曲子像南呂宮，中呂宮，商調，或宮調一樣的。

太和正音譜錄仙呂四十二章，其第一二章為端正好與賞花時，於端正好下注‘楔兒’二字，而於賞花時則無之，這是因為正宮裏也有端正好一曲。仙呂有端正好而正宮也有端正好，這是名同而音律不同的。仙呂的端正好下注‘楔兒’二字，就表明仙呂的端正好可作楔子的唱曲用的，而正宮的端正好就不能作楔子的唱曲用的。茲把正音譜所錄的仙呂和正宮的端正好分列於下，以示區別：

仙呂端正好 楔兒 無名氏拂塵子楔兒

既相別，難留戀，為昆仲捫指十年。臨行也將二弟叮嚀勸：你若是居臺省，掌兵權，平天下，立山川，方稱了一世男兒願。

正宮端正好 費唐臣貶黃州第二折

3. 此處名仙呂調而不名仙呂宮，但仙呂實為六宮之一，所謂仙呂調，亦即仙呂宮也。王灼碧雞漫志謂涼州見於世者凡七宮曲，其六為仙呂宮。又謂么行於世者四，其四曰‘夷則羽，即俗呼仙呂調’云，（卷三）則仙呂既

道德五千言，禮樂三千卷，本待經綸就舜日堯天，只因兩角螭
 豨戰，貶得我日近長安遠。（么）瑤臺昨夜蛟龍戰，玉鱗飛甲滿
 山川，馮夷飲罷瓊林宴，醉把蛟綃剪。

據元曲中所用的仙呂第一曲，多用賞花時而少用端正好。所以元曲
 楔子裏所用的小令，也多用賞花時而少用端正好，是則賞花時方為仙
 呂宮一枝重要的曲子，而在楔子裏所用的賞花時亦當較端正好為重要
 的。今又把正音譜所錄的賞花時一曲列下：

仙呂賞花時 李唐賓散套

百尺鯨山簇翠煙，萬丈虹光散錦川，簫鼓慶華年，紅綃巧剪，
 燈火內家傳。（么）車馬迎來玉府仙，歌管吹開陸地蓮，兒女六
 街喧，樓臺近遠，燈月共嬋娟。

康熙勅撰的欽定曲譜，內北曲一部原是本於正音譜而成書的，在仙
 呂賞花時曲下注云：“楔子有之，與商調出入。”正音譜無此一言，
 而曲譜反有之。按商調無賞花時一曲，何得謂之有‘出入’？未知何
 所據？又曲譜所錄李唐賓曲，‘自慶華年’起，將‘百尺鯨山…’等
 十六字不錄，而於‘燈火內家傳’句下，又不注‘么’字，在曲末注
 云：“此曲么篇無起三句，舊譜於第三句下注么字，則似本曲只此三
 句矣。”實則曲譜漏脫‘百尺鯨山…’等十六字，便謂本曲只有三句，
 且把舊譜的‘么’字也抹去了，於是連本曲與么篇混而為一，訛謬
 之極。

元曲楔子裏所用的小令，也有不用賞花時與端正好二曲，若無名氏
冤家債主的楔子，卻用了仙呂憶王孫一支，這真是絕無僅有了。憶王
孫在正音譜仙呂宮列作第十五支曲，並非一個宮調中開始的曲子。既
 是絕無僅有，孤證不足以為例，我們因此不能說憶王孫是楔子裏所用

的小令的。今將其曲列下：

（正末唱）

（仙呂憶王孫）麤衣淡飯且淹消，養性修真常自保，貧富一般緣分了，任白髮不相饒，但得個稚子山妻，我一世兒快活到老。

（同卜兒下）

又元曲楔子且有不用仙呂宮的，若高文秀黑旋風的楔子用越調金蕉葉，不用仙呂而用越調，此爲用宮調的一個特例，又是絕無僅有了。燕南芝菴先生唱論曰：“越調唱陶寫冷笑。”黑旋風的楔子在第二折之前，或者因此不必用仙呂，而可以用‘陶寫冷笑’的越調，不過這個例是獨有的，也恐怕不足以爲證。這越調金蕉葉也不能說是楔子裏所用的小令的。其曲如下：

（正末云）我便認出來也。（唱）（越調金蕉葉）你看他那說話處呵，（帶云）我纔說道怨生面少拜識，（唱）他做多少丟眉弄色。（搽旦云）你看我這幾步兒走。（正末唱）你看他那行動處呵，（帶云）娘也，又不是那小脚兒豎裏一尺，橫裏五寸，（唱）做多少家鞋弓襪窄，可怕不打扮得十分像胎。（帶云）哥哥不是你兄弟口牙也。（唱）你可敢記着一場天來大小利害！

清孔廣林女專諸雜劇的第二個楔子亦用了一支越調金蕉葉，於金蕉葉下注云：‘此西廂格’。西廂記第一本第三折與第四本第二折皆用越調金蕉葉一曲，孔氏蓋本於此。惟西廂各本楔子，無用金蕉葉曲者，而孔氏於楔子用之，此則效法黑旋風的。但是黑旋風楔子用金蕉葉是特有的例子，何足效法？

元曲唱曲的原則，在每本劇中，是一人獨唱到底的，在四折中，決沒有又改使另一個人唱曲的道理。（除西廂是特例外，見下文）如是

另一個人唱的，則曲文寫低一格，⁴以明其非曲之正者，不能算作打破一人獨唱之例。而且唱曲的人，必須用旦唱或末唱，旦與末才是主要的脚色。但在楔子裏則可以改換其他脚色唱曲，即與四折中唱曲者不同其人的，今舉例如下：

吳昌齡張天師，楔子在第三折前，正末扮陳世英唱，各折爲正旦唱。

（陳世英云）太醫去了也，我想那桂花仙子好生失信，你當此一夜，只說報恩而來，今日弄的我一個身子七死八活。仙子，你那裏是報恩，分明害殺小生也！（唱）

（仙呂賞花時）強扶策懶懶病裏身，空凝望盈盈月下人，我和他會把酒結情親，早隔了一年時分，兀的不愁殺我也桂華新！

（下）

石君寶曲江池，楔子在劇前，末扮鄭元和唱，各折爲正旦唱。

（末云）父親放心則，今日孩兒拜辭了父親，便索長行也。（做拜別科唱）

（仙呂賞花時）赴選皇都將俺學業酬，正是男兒得志秋，題金

-
4. 王國維曲考云：“關漢卿之蝴蝶夢第三折，則且外俵兒亦唱，尙仲賢之氣英布第四折，則正末扮探子唱，又扮英布唱，張國賓之薛仁貴第三折，則丑扮禾且上唱，正末復扮伴哥唱，范子安之竹葉舟第三折則首列禦寇唱，次正末唱。然氣英布劇探子所唱已至尾聲，故元刊本及雍熙樂府所選皆至尾聲而止。後三曲或後人所加，蝴蝶夢，薛仁貴中俵及丑所唱者既非本宮之曲，且刊本中皆低一格，明非曲。竹葉舟中列禦寇所唱明道情，至下端正好曲乃入正劇，蓋但以供點綴之用，不足破元劇之例也。”按，尙有無名氏蓮環計第二折，且兒唱雙調折桂令一曲，張國賓羅李郎第三折開始有淨唱商調金菊香一曲，皆低一格刊印。

榜，占鰲頭，這萬言策，須當應口，直着那狀元名喧滿鳳凰樓。

(同張千下)

無名氏隔江鬪智，楔子在第四折前，末扮張飛唱，各折爲正旦唱。

(張飛唱)

(仙呂賞花時)我着你換上青驄前路發，這早晚周瑜沒亂殺，再休來俺面上弄姦滑，憑着俺單鎗也那隻馬，則着你都不得好還家。

以上三種楔子，皆用末唱，(按，正末有時作末)而各折則爲旦唱，末亦爲唱曲之主角，與旦同，則末唱楔子，旦唱各折，皆爲唱曲主角，似與一人獨唱到底，無大出入。

無名氏陳州糶米，楔子在劇前，末扮范學士唱，各折皆正末唱。

(范學士云)劉衙內，你兩個孩兒去了也。(唱)

(仙呂賞花時)只爲那連歲災荒料不收，致使的一郡蒼生強半流，因此上糶米去陳州，你將着孩兒保奏，不知他可也分得帝王憂。

無名氏抱粧盒，第一個楔子在劇前，沖末扮殿頭官唱，各折皆正末唱。

(殿頭官唱)

(仙呂端正好)奉皇宣，傳君命，爲春光堪寫圍屏，端的箇御園中錦繡似花開盛，因此上打動這巡遊興。

(么篇)傳示那六宮人知嚴令。(帶云)還金彈呵，(唱)彈落處各辦虔誠，分頭兒自去穿芳徑，尋得仔細，認分明，捧金彈，獻彤庭，當寢夕，應前星，那其間可也，永團圓，萬萬載，同歡慶。(下)

關漢卿竇娥冤，楔子在劇前，沖末扮竇天章唱各折皆正旦唱。

(做悲科)(唱)

(仙呂賞花時)我也只爲無計營生四壁貧，因此上割捨得親兒在兩處分。從今日遠踐洛陽塵，又不知歸期定准，則落的無語關消魂。(下)

紀君祥趙氏孤兒，楔子在劇前，沖末扮趙朔唱，各折皆正末唱。

(趙朔云)公主似此可怎了也！(唱)

(仙呂賞花時)枉了我報主的忠良一旦休，只他那蠶國的姦臣權在手，他平白地使機謀，將俺雲陽市斬首，兀的是出氣力的下場頭。(且兒云)天那，可憐害的俺一家死無葬身之地也！(趙朔唱)

(么篇)落不的身埋在故丘。(云)公主，我囑付你的說話，你牢記者。(且兒云)妾身知道了也。(趙朔唱)分付了腮邊兩淚流，俺一句一回愁，待孩兒他年長後，着與俺這三百口，可兀的報冤讐。(死科下)

以上四種楔子，皆用沖末唱，沖末實爲末之副角，王國維曲考云：“然則曰沖，曰外，曰貼，均係一義，謂於正色之外，又加某色以充之也。”故沖末者所以充正末之脚色者也，其位置之重要可想而知。在楔子裏因此可以給些機會與沖末唱曲的。

無名氏謝金吾，楔子在劇前，淨扮王樞密唱，各折爲正旦唱。

(王樞密唱)

(仙呂賞花時)我可甚的要拆倒清風無佞樓，也只爲咱與楊家話不投。(云)我料得楊景那厮聞知拆倒了他家門樓，必然趕回家來，與我詰奏其事。那時節，我預先差人拏住他，奏過聖人，實他擅離信地，私下三關之罪。(唱)但賺的離雄州，便好將他斬首。(云)此事只

好我和你知，休要泄漏者。(謝金吾云)我亦不乖哩，要你分付。(王樞唱)這的是六耳不通謀。(同下)

這個楔子不用末旦唱曲，亦不用沖末唱曲，竟改作淨唱曲，而淨不是一個重要的腳色。太和正音譜列元人腳色，於靚下注云：“付粉墨者謂之靚，獻笑供諂者也。”又云：“古謂參軍，書語稱狐爲田參軍，故付末稱蒼鶻者，以能擊狐也。靚粉白黛綠，謂之靚粧，故曰靚色，呼爲淨，非也。”

靚卽俗稱爲淨，乃屬於反角或歹角之類。在元曲中以反角或歹角唱曲的，除這個楔子外，可以說是並無他例。⁵

元曲楔子中唱曲的腳色與各折唱曲的腳色不同的，有以上所舉各例的例。但楔子唱曲的與各折唱曲的，往往用同一腳色的爲多。如各折爲末唱，則楔子亦爲末唱，如各折爲旦唱，則楔子亦爲旦唱，此種例最多，這是元曲的一人獨唱到底的原則。但楔子何以又可以改換其他的腳色唱曲的呢？就因爲楔子在一本劇中屬於穿插之戲，不似各折戲那樣重要，所以能夠改換其他的腳色唱曲的。這不能說是打破了——人獨唱到底的原則的。

元曲既以一人獨唱到底，可以見得當時的戲必是注重於唱工的。如一個唱曲的腳色唱得不好，則整個戲當然受到絕大的影響。唱曲的腳色，嗓子一定要弄的不錯，而且以此見長，才可以孚衆望的。唱曲比之做工，恐怕還來得重要。當時的腳色，必定以能夠唱曲的爲榮。能夠唱曲的便可以爲劇中的主角。所以在演戲的時候，得有機會在楔子裏唱一兩支曲，想也是極端的榮幸。我們曉得元曲是由末旦主

5. 羅李郎第三折在正末唱曲之前，亦用淨唱商調金菊香曲一支，低一格寫或爲後人所加，未必可靠。

的，勉強可委之於沖末唱，若是淨唱，恐不足爲例。所以元曲唱曲一事，不能隨便委之任何一個脚色來唱的。

王實甫西廂記所用楔子的特殊處，實爲其他曲家所未有。西廂一劇，在體制上，幾乎無一不特殊的，此非本題所論，今只論其楔子。

西廂記凡四本，十六折，每本皆有一個楔子。第三本之楔子與普通用的無異。第四本之楔子，唱曲用仙呂端正好，紅唱，紅亦是西廂唱曲的主要脚色。紅在西廂脚色中稱旦傑，實爲副旦，明人傳奇稱之曰貼，其位置之重要，與沖末無異，因亦可以唱曲。西廂主要脚色有三人，末旦與紅是也，此爲西廂的獨特處。此本第一第四兩折皆末唱，第二折紅唱，第三折旦唱，西廂唱曲，可以說是已打破一人獨唱到底的原則。末旦與紅既爲唱曲的主要脚色，則紅唱楔子，亦與普通楔子以主要脚色唱曲的無異。惟第一本之楔子，唱曲兩支，仙呂賞花時與么篇，唱者兩人，賞花時爲外扮老夫人唱；么篇爲正旦扮鶯鶯唱，而此本各折則爲正末扮張君瑞唱。以楔子僅有曲兩支，而竟兩人分唱，此兩人又非此本各折所唱曲的人，正旦猶是唱曲的主要脚色，但外扮老夫人則非是。西廂不獨在各折中打破一人獨唱到底，即在楔子中亦打破一人獨唱到底。

（外扮老夫人上開）……好生傷感人也呵！（唱）

（仙呂賞花時）夫主京師祿命終，子母孤孀途路窮，因此上旅櫬在梵王宮，盼不到博陵舊塚，血淚灑，杜鵑紅！（夫人云）今日暮春天氣，好生困人，不免喚紅娘出來分付他。紅娘何在？（旦僚扮紅見科）（夫人云）你看佛殿上沒人燒香呵，和小姐閒散心，耍一回去來。（紅云）謹依嚴命。（夫人下）（紅云）小姐有請。（正旦扮鶯鶯上）（紅云）夫人著俺和姐姐佛殿上閒耍一回去來。（旦唱）

(么篇)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，門掩重關蕭寺中，花落水流紅，閒愁萬種，無語怨東風！（並下）

至第二本之楔子，則更奇特了。所用的唱曲，竟是一個散套，有如劇中一折，不像一個楔子。其各曲牌名次列如下：

正宮端正好，滾繡球，叨叨令，倘秀才，滾繡球，白鶴子，二煞，一煞，耍孩兒，二煞，一煞。

竟用了十一支曲，完全成了一個宮調，與一折戲殊無分別。本來楔子必用仙呂，（上文所舉有用越調金蕉葉者，不足為例）而此處竟用正宮。燕南芝菴先生唱論云：‘正宮唱惆悵雄壯’此本第一折已用仙呂，而此楔子在第二折前，因前有仙呂，不可再用，或者因此改用正宮的麼？然此楔子在體制上已是一折，既是一折，則改換正宮，似又無妨，不過以正宮入楔子，究無此例，且以整個宮調入楔子，更無此例。此本第一，第三，第四各折皆旦唱，第二折紅唱，惟楔子則為惠明唱。惠明固非紅末旦三個唱曲的主要脚色，劇中亦未注明惠明為何種脚色，而竟唱曲凡十一支，此非奇特如何？正因為這樣，然後西廂的體制與衆殊異的。（此楔子用十一支曲，文長，不錄）

元曲以四折一本為原則，西廂此本，在事實上，可以稱做五折的。惟楔子既是惠明唱，而不是紅末旦的主要脚色唱，實甫因巧名之曰楔子，以示不欲打破四折一本的原則。當時扮演惠明的脚色，或者是善於唱曲的，實甫給他一個演唱的機會，也未可知。王國維曲考列王實甫為第一期作家，元曲初期，楔子有此整套的體制，而後人竟無效之者，足見不足效法的。紀君祥趙氏孤兒凡五折，又有楔子一個，五折皆為正末唱，算是正戲，與西廂第二本，不大相同。假使西廂第二本的楔子是紅末旦任一人唱，而不是惠明唱，則可以說有點相同了。據

錄鬼簿，於張時起賽花月秋千記下注‘六折’二字，可知元曲亦有六折的，惟此劇失傳，無可考證，未審與西廂第二本之體制又有何關係。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凡六本，二十四折，較西廂四本，十六折，且多出兩本。此劇有次本，與西廂類似，惟各本無楔子，所以又無可置論的。

元曲的楔子，到了明人的傳奇，由折改變為齣，一劇有三數十齣，則楔子已用不著了。惟明人傳奇凡在第一齣，往往用一支或兩支曲，且無科白，其辭甚簡。⁶其曲意大抵為劇文作個簡單的引子，恍似元曲的楔子。不過這引子與楔子究有不同，楔子僅用仙呂賞花時與端正好二曲，引子所用的曲牌，比較的多，不只二曲，除唱曲外，又無科白，楔子實以科白為主的，引子既無科白，其非楔子則甚明，只以其性質類似罷了。王國維曲考云：‘昔人謂北曲之楔子，即南曲之引子，其實不然。’我們亦不能認引子就是楔子的。

清人嚴荻子明翠湖亭四韻事雜劇四種：昆明池，集翠裘，鑑湖隱，旗亭館皆以七言絕句一首作楔子，此與傳奇之引子，皆是元曲楔子之變了。

民國三十年二月稿於海山樓

6. 明人傳奇之第一齣用三支曲的，僅有陸采之明珠記與邵文明之香囊。若六十種曲之北西廂記完全是王關西廂翻改成南戲而已。此劇以西廂記第一本之楔子及第一折合為第一齣，因此唱曲竟有十餘支之多，且用科白，此不足為例。